

娘边女儿与肉边菜

喻云

吃梅干菜扣肉,筷子总伸向盘底,寻找覆在肉底的梅干菜。查阅了一下,有霉干菜、梅干菜两种说法。前者产自绍兴,后者来自梅州,但是原料、烹饪方法都一样,很多菜谱甚至两者不分。依我理解就是雪里蕻、芥菜、油菜、笋一类的青菜,经过晾晒、发酵后的产物,统称干菜。

读台湾一位女作家的文章,说沪杭人霉干菜的做法是:先将大小均匀的青菜擦净,撕开,加适量的盐揉透,铺在簟上吹半干,然后将其封于瓮中发酵数日,有霉酸味后取出切碎,蒸熟后再晾得干若茶叶,就可以永久放置了。乌黑油亮的霉干菜,类似我家乡腌制的芥菜缨。也是洗净切碎用盐揉透腌得半酸半咸了吃,春天吃不了就晒起来,夏天想吃,用水泡开,摊鸡蛋拌豆腐,都是一道好菜。

由南到北,为弥补蔬菜不足,看来人们的方法都是一致的。

家乡气候寒冷,我小时候,科学技术欠发达,地旱无良种,冬天的饭桌上,用以佐餐的几乎就是土豆咸菜。那时,新鲜的蔬菜在我家是比肉金贵的。我十岁时,才第一次见到西红柿,是当地农科所培育出来的,因为父亲提供技术服务,便给了一大盆。记不得我是怎样爱惜那些青里透红的果实的,总之,小小的我,掌心握着那么一枚青里透红的果实,内心的新奇与快乐,真是无法言说。

小心翼翼地咬开,并无太多汁水,酸酸的,鲜鲜的,及至红黄相间的西红柿炒鸡蛋端上来,童年便有了色彩,再不是如土豆一样,灰蒙蒙的了。母亲并不吃,站在一边看我们姐妹兄弟盯着那盘菜饕餮,那温情的样子,历历如在目前。

我们也吃干菜。母亲有晾干白菜的习惯,秋天,一些长得差一点的,没有抱心儿的白菜,母亲把它们搭在背阴的棚子里,不去管它。过年杀年猪了,热气腾腾炖一大锅肉墩儿。这时候,母亲打发我去收几棵干菜,用开水煮一下,洗净,切碎,放肉汤里炖,吃着滑溜,爽口,比新鲜大白菜的味道更胜一筹。我小时候也不很喜欢肉,母亲总要硬给我几块瘦肉,然后挑颜色好一些的菜叶,给我盛一大碗,说吃吧,瘦肉有营养,干菜虽然不新鲜,多吃也有好处,粗纤维多。

十年前,我住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区,常有老人秋天晾一些倭瓜、茄子干,冬天放肉里炖,着实味美。有一年心血来潮,也将吃不了的茄子切片,放在阳台上晒,岂料,阴天,照料不周,全烂掉了。说给母亲听,偏说茄子要滚点面粉晒最好。这么复杂,唬得我只想尝试吃了。于是,心安理得享受母亲做的菜干。

最喜家乡的干豆角丝,那里无霜期短,夏末,豆角们赶着趟儿开花。吃不了的,母亲便把窄一点的,嫩一些的,串起来,晒干。宽一些的,先要蔫吧几天,然后用剪刀来回剪,剪成长长的一根丝。墙的四边订了钉子拉了线,用来挂豆角丝儿。常常,家里四面墙上就挂上了豆角丝的帘儿,空气中是甜丝丝的味道。老家人说话,加儿化音:隔着墙头,邻居伸着脑袋:“较豆角儿丝儿呢?”母亲并不抬头:“是啊,留着过年吃。”家乡天凉,豆角丝直至晾干,也是碧绿。冬天用开水煮烂,炒肉丝吃,别有风味。

算算,母亲离开家乡也是二十年,一日带母亲去一家内蒙餐馆,点了一道素烧干豆角,接近家乡干豆角的成色,绿得赏心,吃着也好。便对母亲说:真想再吃一次老家的干豆角。大棚的豆角,总是少了一些日月精华,天然之气。她却是记在心上,电话求姨妈夏秋之交晾晒一点,寄过来,说女人想吃的。

人总是恋旧的吧,或感念她一副慈母心肠。长假,整日宅在家,幸好有母亲在,帮我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,然后靠在厨房门口看我用排骨汤炖那干豆角,一边唠着家常,慢慢有香气氤氲开来,娘边的女儿,肉边的菜。那一刻,我深深体会到,娘边的女儿最享福。

折枝声,那是冬天的夜里,一种令人浮想联翩的声音。

一棵树,上承雨露,下接土膏。在春夏这样的日子里,这样的树气脉阳盛,活得姿态招展。秋风拂过,渐渐蔫头耷脑。到了严冬,叶落了一地,只剩枯枝向天。

这棵树,曾养活了一树虫。虫伏树枝,高高低低,鼓瑟而鸣;这棵树,也曾养活了一树鸟,鸟在树上留下了啄痕和爪迹。而冬天一到,虫鸣渐远,鸟踪难至。

到了冬天,树的色调从饱和转而到了清瘦。

夜深知雪重,时闻折竹声。能折竹的,不只雪,还有风;被摧折的,也不仅竹,还有其它的树。这样的声音,虽处处皆是,却唯有如白居易这般,时时怀抱诗心的人,才能在冬夜里,清晰捕捉到折枝声。

折枝声,是闹世清音。清音,清新淡雅之音。

俗世中,有喧哗之音,也不乏清雅之音。陈宝琛建听水斋,闻泉水声而陶然自醉。清代的李慈铭却嫌泉声太幽,溪声太急,唯田水声听来最是中和。水声,雨声,本都是声,却无声之扰耳,反倒有清心之雅。

而折枝声,也正是这么一种有声胜无声的天籁。

折枝声,多在严冬。初入冬时,总会有那么几天,阴天低垂,气候反常地温暖。而此时,有经验的人便知道,眼前的温暖,不过是严寒的酝酿。冬日的酷烈,近在咫尺了。没几天,寒风呼啸,大雪纷纷,风雪折枝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折枝声,适合在深夜里聆听。人如鸟儿一样,蜷缩在暖暖的被窝里,却翻来覆去,难以入眠。这样的时候,耳畔传来忽轻忽重的折枝声。可能是寒风呼

宅家的日子,一晃一月有余。从寒冷的冬季一直“宅”进了温暖的春天。从最初假期延长的欣喜,到足不出户的无奈成为常态,人们的心理也一直在适应着。每天追热剧、看新闻阅微信、玩抖音……越来越发现,慢生活也挺好。

以往,到处可见车水马龙的街市,步履匆匆的行人,所有人都被时间催赶着前行。疫情让人们忙忙碌碌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。外面车少人少,空气仿佛也清晰许多。周围的一切是安静的,街道安静,小区安静,门卫安静,仿佛世界都安静下来。晚上,万家灯火,一片璀璨,脑海中涌现出无数个温馨的家庭生活场景。

一位常年患强直性脊椎炎的同学和我说,最近老公和儿子都在家,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幸福。以前,老公儿子都在外地打工,一家人到年终才能相聚,现在天天在一起。行动不便的她,以前吃饭只能勉强填饱肚子,现在,父子俩争相展示厨艺,她负责品尝。更重要的是,偶尔回家的丈夫,不再出去和朋友三天一小醉五天一大醉。对同学而言,每天一蔬一饭和家人的陪伴是

折枝声

郭华悦

呼啸而过,摧折了枯枝;也可能是大雪压枝,以至摧折。

但这样的响,虽是声,却反倒有一种凸显夜之清幽的奇效。折枝之声,如天籁般,将心间的纷纷扰扰,心外的喧哗鼎沸,都隔绝在了外头。人笼罩在一种清淡的氛围中,仿佛被催眠了一般,心慢慢淡定,眼渐渐合

上。一醒,方觉东方已白。

清音之清,在于其声如慈母之手,将怀中的孩儿安抚得妥妥帖帖。

一种声音,如折枝声,纯净透明,没有杂质,听在耳中,无车马喧,反有人心静。严冬夜,风雪折枝,人心思静,这何尝不是俗世中的一种修行?



花暖折枝 汤青 摄

慢时光

尹海梅

她最美的享受。

居家留守期间,网络平台上的一个个幽默诙谐的段子,让人绷紧的神经得以缓解,也让人开始反思过往的生活。一场疫情,很多辗转于牌桌、赌桌、酒桌上的人被迫回到了家庭,很多热衷逗留于灯红酒绿场所的人无奈居家留守,随着时间的推移,浮躁不定的心越来越安静淡定。很多人重拾兴趣爱好,琴棋书画,健身美食,其乐无穷。甚至,很多不爱看书的人开始捧起了书本,很多不和谐的夫妻关系开始和睦,为生计常年见不到面的父母子女开始享受亲子之乐……从某种意义上说,疫情和睦了大半个中国家庭。

前段时间住在上海,偶尔出门购物,发现平日挨肩并足的地铁和摩肩接踵的商业中心竟然人迹罕见。偶尔路遇的行人自动拉开距离,似乎验证着“距离产生美”的感觉。两千多万人的

国际大都市仿佛一夜之间变成空城。疫情之下,居家办公的模式,网络商业的运营,让无数上海人省却舟车劳顿而享受着居家工作的慢时光。高楼林立的城市,一切井然有序,不得不佩服人们的自律。遵守规则是人们获得自由的保障,而规则的遵守需要他律,更需要自律。

确实,如瑞雪覆盖下的庄稼,如进入冬眠期的动物,人也需要休养生息,需要养精蓄锐。大肆砍伐、竭泽而渔、杀鸡取卵等短而快的生活方式也需要改变,为了子子孙孙,也为了民族的千秋万代。

每天浏览疫情的最新消息,从最初的揪心不已,已经慢慢地发现曙光在前。阳光明媚的天气,坐在窗前,看着天空飞翔的鸟儿,多想如鸟儿一样自由翱翔。但是,相比无数的防疫“逆行者”,居家过着悠闲的慢生活的我们,已是幸福无比。